

拾壹

精校
網鑑易知錄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十五

通鑑綱目定本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作帝範以錫太子

徐惠諫征役疏

親李君義太白屋畫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來權楚材同輯
周之燁星若

戊申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

盈崇儉賞罰，務農闢土，崇學昌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死者人之所諱故云不諱更無所言矣。然汝當更求古之哲王為

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者，僅得其中；取法於中者，不免為下。吾即位以來，不善多矣。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

周書康誥篇肇造我區夏，肇始也。區夏猶言中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墮，擇然比之盡善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

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隋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綱中書令馬周卒。○遣薛萬徹伐高麗。結骨侯利發入朝。結骨，西域國名，在伊吾西，焉耆北，漢號堅人，皆

長大，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其侯利發長之號，失鉢屈阿拔也。來朝，請除一官，詔以為堅昆都督。是時四

夷君長爭入獻見，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上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

之地，地以草木為髮毛，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曰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盡為編戶，到次民子。如王華宮。上營王華宮，務為儉約，惟寢殿覆瓦

餘皆茅茨。蓋屋曰茅，然所費已巨億計，充容九嫔之一。徐惠，徐孝德女，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太宗召為才人，後進為充容。上疏曰：今東征

高麗，西討龜茲，見上卷。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地廣

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見十一卷。法於儉，猶恐其

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綱三月，故隋后蕭氏卒。蕭氏何陽后也，亡國之后，未有此書卒者，此其書卒何美存厚也。夏五月

宋公蕭瑀卒。綱殺華州刺史李君義。綱太白屋畫見。見四二。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

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

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

見李鴻風先

唐玄齡道
忠諫征高麗

太宗黜李
世勣

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為華州刺史。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御史

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鴻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假使得而殺之。天或

生壯者。肆其毒怨。恐陛下子孫無遺類也。上乃止。司空梁公房玄齡卒。目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

宮。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宮下。候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臣下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五覆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去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

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隋煬帝見雪耻。外為新羅。見上卷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

謂注海也。之船。罷應募之眾。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僕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上有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升卒。諡曰文昭。綱秋九月。以諸遂良為中書令。○冬十月。帝還宮。○十二月。阿史那社爾擊龜茲。執其王

布失畢。立王弟葉護為王。社爾勒石紀功而還。己酉。二十三年春。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夏四月。如翠微宮。見上卷五月。以李世勣為疊州都督。綱上

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夜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疊州。故城在陝西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孫氏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必然之理也。太宗以勣輔太子而為之。廢立此詭計。勣之機心。豈不曉以利誘乎。廢立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之節。亦太宗以利啟其心也。

卷下

綱衛公李靖卒。**綱**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兵。**目**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

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

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平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

上崩。秘不發喪。無忌等請太子先還。大行見十八御馬與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

賀善賢曰。太宗令德善政。相望於冊。莫難於再書。出宮女三千。書聘鄭氏為元華。既而罷之。三事其失德亦不少。莫大於書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書帝自稱太上皇。太子即位。書立皇子明為曹王。三事網目於太宗

子之意。不如惜之之深也。

綱以于志寧張行成為侍中。高季輔為中書令。**綱**六月。太子即位。**目**高宗初即位。召朝集使。自外入朝與朝謂曰

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嘗

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冠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

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因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乃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有洛陽人李泰弘。誼

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殺之。無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高宗之政。百姓阜安。有

貞觀之遺風。**綱**秋八月。地震。**綱**葬昭陵。見四三**目**阿史那杜爾與必何力。見上卷請殉葬。以人從上遣人諭以先

旨不許。鑿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頓利。見四三等十四人。皆琢石為象。列於北司馬門。見三十內

華陽范氏曰。太宗以武極亂。以仁勝殘。其才畧優於漢。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運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己。從諫刻厲。矯柔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唐。太宗其所成就者。如

此豈不難得哉。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以戒之。足以為鑒矣。

綱九月。以李勣即李為左僕射。**綱**十二月。詔僕王泰。即魏王泰。見開府置僚屬。高宗於是為不宿

高宗皇帝。名治。太宗九子。初封晉王。太子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太宗立之。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歲而崩。帝溺愛祚席。不戒履霜之漸。卒使妖后斷喪唐室。貽禍邦家。

綱庚戌。高宗皇帝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唐高宗

上海綿堂書局印

綱目 辛亥二年春正月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爽同三品

綱目 壬子三年春正月以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

綱目 秋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 王皇后無子其舅柳爽為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

綱目 冬十一月濮陽王泰卒

綱目 癸丑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

一也或書伏誅或書遂 初房遺愛子 尚太宗女高陽公主 公主驕恣甚與浮屠僧 讎機等數人

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振庭令人乘女事 陳玄運伺宮省機祥 先見也 遺愛亦與尉馬都尉薛萬徹等令武謀奉

荆王元景 為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詆告遺直罪上令長孫無忌鞠 窮罪也 推之

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吳王恪 見上卷 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相惡 如無

忌欲因事誅之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 今湖廣岳州 公王並

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猶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矢思力 見四

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龍玄齡配饗

致堂胡氏曰唐起晉陽裴劉之謀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其富貴安榮當與有唐相為始終而禍敗之及

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何也裴劉以貧賤致數文靜在縲絏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極亂匡時之器亦欲自免因

圖富貴而已房杜之質固非裴劉所敢非然太白金經天之際密進等畫使太宗手斂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比

不但陳平之陰禍而已其宗嗣不延宜哉故四族既殲而唐之子孫亦幾滅於武氏善惡之積各以類應反

爾之戒酷亦甚矣然後和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為者豈徒然哉又曰無忌因遺愛之獄

濫及吳王遂良所宜擇止也既不能然從以素不相協而斥道宗其不能保終而來讒口有以也夫又曰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以遺愛黜玄齡而無忌遂良奉承 不諫其以為是乎抑以為嫌乎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綱目 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昭儀不書書武氏志禍始也直書太宗才人而高宗之惡德不可

太宗才人皆惡其清倫 註音 親王 見三 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

昭儀 人武氏為 以太宗才 人武氏為

長孫無忌 欲因事誅 吳王

以太宗才 人武氏為 昭儀

武氏出蒸
尼

帝在萬年
宮夜大水

薛仁貴登門枕大呼

恒州大水

如醫者療疾必冀其

生人之召

子不若是

坏

高宗不罪
薛景宣

谷那律諫

蕭鈞真諫議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

之太宗崩屬其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后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婦官名漢元帝置昭儀元親置左右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編贈屈突通見上奏等而武士觀見上預馬綱夏間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水書帝在何咎不明也三月立昭儀而閏四月大水夜入寢殿漂溺三千之雖面命不啻而帝不悟也其旨深矣終綱目書目上在萬年宮在陝西鳳翔府麟游縣西即愔之仁壽宮夜大 wat 六十三水入宮者一而已水書夜者一而已唐太宗更名九成宮高宗入更名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宮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挑扉者謂之門挑猶言門楣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綱六月恒州今直隸其定府大水目漂溺五千餘家

致堂胡氏曰治亂非天數耶則周秦十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涪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耶則高宗之不容也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入寢殿雖父之詔子請聽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豈天註固陽九元也漢書音義曰凡四十六百一十七歲為一欲中微唐室耶何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

綱目 西元十月 梁長安外郭 此何重京都也 西元府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見十卷

綱 冬十月築長安外郭

書外郭未有書者書此何重京都也

目
雍州

今陝西
西安府

參軍薛

景宣上

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見十卷

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上嘗出

啟遇雨問諫議大夫名那律曰。雨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去聲○引駕盧文操盜左

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上嘗謂五

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殿下兵衛曰。仗唐制。侍衛親兵及殿前兩司。號曰三衛。番上分為五仗。一曰供奉。二曰執仗。三曰勳。侍

四曰翔仗五曰散手仗皆帶
捉仗坐列於東西廊下
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
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華陽范氏曰以真宗之庸而求言如此由在
宗為之法也詩曰貽厥孫謀太宗之謂也

綱大稔金綱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目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

周監易知錄
卷四十五
唐高宗
三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為朝散大夫

載金寶繒
錦十車賜
長孫無忌
無忌不知
辭官反賜

李義府叩
閣表請

賁褚遂良
為潭州都
督

褚遂良諫
府王皇后

褚遂良諫
立武昭儀

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而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上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華陽范氏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于利。則不足以為重矣。高宗欲利誘無忌。使之從己。無忌苟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來奸臣之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綱乙卯六年夏五月。以韓瑗為侍中。來濟為中書令。**綱**秋七月。貶柳奭為榮州刺史。**目**初。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為厭。入勝鎮也。禁不得入宮。因并貶奭。**綱**以李義府為中書侍郎。**目**中書舍人李義府為長孫

無忌所忌。左遷壁州。今四川保寧府通江縣司馬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恐宰臣異議。君能

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叩閣表請。上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

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昭儀矣。**綱**八月。以裴行儉為西州見上奏長史。**目**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

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綱**九月。貶褚

遂良為潭州都督。**目**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

死。大尉長孫元舅。司空李勣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

不以死諍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

為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

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東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

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

來濟諫立武氏表

他日李勣入見

許敬宗言于朝

韓瑗為逐民訟寬

褚遂良昧於姑壯勿取之義

唐室中絕皆勸之由

骨醉

太宗首惡

西南夷曰獫狁良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見三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涕泣極諫上不納瑗又

上疏曰但已傾軋復如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鷹鷂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

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為后漢成帝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

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尋廢皇后許氏立以為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

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

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今湖廣都督其後韓

瑗上疏為遂良訟寬曰遂良體國忘家損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

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

致堂胡氏曰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輕虛之理姑壯勿取之義毫釐不爽至周斧柯巧無所及茲人謀有

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若當武氏長髮之時幸協摩公上書皇后沮止其事深諫高宗割制邪欲勿干先帝

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過也當音易豐卦象傳天地盈虛與時消

其時而不治及事已成雖叩首出血無益矣音易姤卦象辭姤女壯勿用取女

華陽范氏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于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不語又勸成之

親賢遭禍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博矣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

難之信矣

綱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凡廢立聯書所廢因所立也是故有陰氏而後郭氏廢有鄭氏而後王氏廢細目皆聯書之

若所因也然則武氏弑王后何以不書略之也曷為略之目百官朝后於肅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諫行微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短去手足上投酒甕中曰令平二嫗於去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后數見王蕭為祟威也神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為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樂刺王妃為法乎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

李義府笑中有刀

李貓

許敬宗奏廢太子忠

李安仁獨候見

義方母

帝始隔日視事

綱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目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

綱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明武氏既立，則其子不怙為諸王而遂已，故雖書廢太子而書以太子忠為梁王也。嗚呼！高宗獨王后之幽閉弘，武后所生也，生四年矣，初許敬宗奏曰：「在東宮一言而連其死，今又不能于其子則亦寄生焉耳，可哀也哉。」

者所出本微。見上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於是遂廢忠而立弘，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涕泣拜辭而去。

綱二月，贈武士彠。見上司徒賜爵周國公。**綱**秋七月，貶王義方為榮州。今山東

州司戶。目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今河南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視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黜之，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意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見上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見上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乃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目貶之。

綱九月，括川今浙江暴風海溢。

綱丁巳，二年春三月，以褚遂良為桂州。今廣西都督。李義府兼中書令。**綱**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綱**秋八月，貶韓瑗

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於是柳奭不書畧之也。至殺之則不可不書矣。目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

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今廣東濟台川。今浙江遂良愛州。今安南柳奭象州。今廣西

州府象州。**綱**以許敬宗為侍中，杜正倫為中書令。**綱**冬十月，以洛陽宮為東都。**綱**以劉祥道為黃門侍郎知選事。

綱戊午，三年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今廣西南刺史。李義府為普州。今四川刺史。目李義府有寵於上。

書始此。

帝始隔日視事。

帝始隔日視事。

帝始隔日視事。

帝始隔日視事。

帝始隔日視事。

削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

改氏族志為姓氏錄

勳格

初令皇后決百官奏

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貫官列清要之官籍貫籍也而義府貪冒墨。官亦貪也無厭賣官鬻獄其問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於上前上兩責之**綱**鄂公令湖廣尉遲敬德卒愛州刺史褚遂良卒書幸之也其不與於四年七月之詔為大幸矣**綱**己未四年夏四月以于志寧同三品許圜師參知政事**綱**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目**武后以

長孫無忌受重賜而見上不助已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見上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見三四韋季方罪敬宗與侍中平茂將鞠見上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

泣曰我豈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見同上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朕決不思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見十二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殺社稷其罪與昭

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發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見上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咸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

寧官**綱**六月改氏族志為姓氏錄**目**初太宗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貞觀十二年正月頒氏族志太宗命高士廉等判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凡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後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

品高下為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位五品者擢士流時人謂之勳格**綱**秋七月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目**七月詔御史追柳奭韓瑗柳鎖詣京師敬宗又遣袁公瑜詣黔州再鞠長孫無忌逼令自殺詔斬瑒瑒已死發驗而還

綱貶高履行為永州今湖廣永州府刺史于志寧為榮州見上刺史**綱**唐中五年夏四月作合璧宮**綱**秋七月廢梁王忠為庶人從黔州**綱**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皇后決事

綱而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見二六后性明敏涉獵見二六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綱辛酉龍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等征高麗**綱**六月從洛今山西洛安府王賢為沛今江南徐州王**目**沛王賢開王

唐高宗

上海錦章書局印

王勃戲為
檄周王難
文

薛仁貴三
箭定天山

來濟死節

來濟可謂
善處死

蓮葉宮成

西內東內

殺上官儀

勅書屬文。召為修撰。時諸王圖難。勅戲為檄周王難。文上見之。怒曰。此乃文構之漸。斥勅出沛府。鐵勒即殺。

勅見上。犯過。詔武衛將軍鄭仁泰等將兵討之。

鐵勒九姓。聞鄭仁泰至。合眾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見九卷。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院之度磧北。見四二。擊其餘眾。獲葉護兄。

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見十四卷。壯士長歌入漢關。即玉門關在陝西。行都司沙州衛。思給多。澄島。見同。磧北等。

部落。先保天山。聞之皆降。冬十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西突厥寇庭州。即高昌地。高昌。見上卷。刺史來濟。

將兵拒之。謂其眾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胃。赴敵而死。

致堂胡氏曰。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遣之寄。曰。燧燧餘命。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之為難。使無忌而如此。則能度爭武氏矣。遂良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癸亥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夏四月。除名流舊州。見四二。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賈官。怨讎。盈。路上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上不悅。義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色。或告義府陰。

有異。圖鞠之有實。詔除名。流舊州。朝野稱慶。達來宮。即大明宮。見三卷。成門曰丹鳳。殿曰含元。移仗。見上。居之。

命故宮曰西內。新宮曰東內。亦曰大明宮云。

甲子。麟德元年秋七月。詔以三年正月封禪。見八。冬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劉祥道。羅梁王忠。賜死。明。袁。

上官儀之死也。彼昏不知。焉可與之有言哉。京房諶開悟元帝言。非不明聽。非不諭然。京房見十。初武后。

奸賊未去。身已不保。昏情之君大抵若此。綱目書殺書官。蓋亦哀之而已。夫豈樂予之哉。七卷。目。初武后。

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會臣者。王伏勝。發其使道。

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鎮也。稊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命草詔。左右奔告於后。

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

二聖

帝印

張公藝九

世同居

張公藝書

忍字百餘

以進

張公藝

茂有餘而

智術短

祠孔子贈

太師

尊老君為

太上玄元

皇帝

錢

乾封泉寶

劉仁軌不

念時昔之

經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賜忠死於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眾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綱乙丑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見八上發東都也洛陽至濮陽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左相竇德玄騎從上

問濮陽謂之帝印見一卷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額頊居此故謂之帝印上稱善敬宗退

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

德玄之言亦善也張公藝山東兗州府壽張縣人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第問所以能之故公藝書忍字

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繖蓋并帛

致堂胡氏曰新城三老故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劫之

非幸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于忍之失公藝又以忍觀之其機

茂有餘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音新城三老見九卷壺關三老見

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一其有豐島耳矣註十四卷湖三老見十七卷

綱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壇在泰安州西車駕還過曲阜今兗州府曲阜縣祠孔子目贈太師祭

以少牢羊曰至毫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目至毫州今江南鳳陽府毫州謁老君廟在毫州夫子所生上尊號唐祖

見四二上書通曲阜祠孔子庶足見尊師重道之意然贈以三公之官則是臣之地復安在哉況下書尊老君

美者此類是也雖然吾先綱李義府卒目自義府之貶而朝士日憂其復入至是眾心乃安綱夏四月車駕返京

師目五月鑄乾封泉寶錢錢一綱秋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目初仁軌為執事中按舉正義事見上李義府怨之

出為青州今山東刺史會討百濟見上卷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鞠之義府謂曰

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軌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遠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劾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憑觴告仁軌若念時昔之語詞昔之夜昨夜也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

矯枉過正
高宗不使
劉齊賢捕
鵝

李勣早高
麗

讀言忠論
征遠諸將
置安東都
護府

盧承慶考
官改注

斯所謂矯枉過正矣。**綱**九月劉祥道卒。**目**子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今山西平陽府司馬。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嘉鵝。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鵝者耶。**綱**冬十二月。以李勣為遼東見四一大總管。

伐高麗。**綱**丁卯二年春正月。耕藉田。見十一**書**高宗耕藉不悉書而此其書何美崇實也。**目**有司進耒耜。加以珣飾。上曰。耒耜農夫所折。豈宜

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綱戊辰。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天官書五車五星在華北五車者五帝事舍也主天子五兵**目**彗星。見卷五見上避正殿。減膳徹

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罪小夷。且高麗之百姓

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尋滅。**綱**秋七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目**薛仁貴破高麗於金山。在遼東三萬衛西北三百

五十里遼河北岸。乘勝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

戰。大破之。遂拔扶餘城。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諸將孰賢。言忠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持軍

嚴整。高侃忠果有謀。契必何力。見上沈毅能斷。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不及李勣也。勣等進攻大行城。拔之。諸軍

皆會。進至鴨綠柵。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里鴨綠江之東破之。圍平壤。高麗都在月餘。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綱**冬十二月。置安

東都護府。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以統之京

師山東江。淮早饑。自書大稔而封禪之事起於是書京師山東江淮早飢書聞中旱蝗屋書不一書矣

綱己巳二年春二月。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改尚書名為太常伯後復舊承慶嘗方外內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

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善惡。亦無愧詞。

又改曰。龍辱不驚。考中上。時渭南今陝西西安府渭南縣尉劉延祐。弱冠十歲。政事為畿縣畿內最。先也。李勣謂曰。

足下春秋甫週。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綱**秋九月。大風。北海溢。深六十餘家

綱冬十一月。李勣勣

目也衛公郭公皆具官此其不書何上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善善群臣削之也唐祚幾絕勣之力也故削之無得而諫

李勣可為將而不可為相

李勣不能省己

作粥熟類

定銓注法

身言書判

劉曉論選法

勣寢疾謂弟弼曰我愛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撻職公反殺然後以聞

華陽范氏曰房杜事君以忠其不肖子孫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喪邦罪不容誅得死臨下幸矣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父子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貊豈所以為訓乎

勣為將有謀善決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嘗咨相其狀貌豐尊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子嘗病勣親為舂粥風回燕其鬢髮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然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其可得乎當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逐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懼性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則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卒謚貞武孫敬業嗣定銓注法以言書判取人可也以身取人而求其體貌豐偉如是則體若為良法哉書之於冊其失自見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刑少常伯改侍郎名為少常伯後復舊渠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祿設長名姓歷勝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畧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

唐志唐制擇人之法有四一日身體貌豐偉二日言詞辯正三日書指法道美四日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衡也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各給以符謂之告身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

弟植令七步作詩

也詔追諡為孝敬皇帝

華陽范氏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非所以為贈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
其子豈禮也哉蓋武后謀篡國祓太子而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李泌之言信矣
注一卷

綱秋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夜張文瓘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

目劉仁軌戴至德更耕日受牒疊訴訟詞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處理難聲去詰乞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為聲去奏辦由是

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德盜取上聞之深重之有老嫗於去聲嫗婦老稱欲詣仁軌

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曉也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

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因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綱吐蕃見四三寇部然去聲州西行

綱丙子儀鳳元年秋九月以狄仁傑為侍御史目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的刀昭陵見上相當除名

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

古以為難臣以為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

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見十一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

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差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

崇質當使絕域絕遠之域崇質母老且疾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乞集請代之行仁基

素與司馬李素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綱丁丑二年春正月耕藉田見上**綱**夏四月河南北旱秋八月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綱**命劉仁軌鎮洮

司洮州衛河司洮州衛軍

綱戊寅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君在而後朝百官四夷不待賤而義見矣綱目不書天后朝

百官朝天

唐高宗

武氏好報之氣先至

董師德宜導吐蕃封事魏元忠上

后始綱以李敬玄為洮州道大總管。目劉仁軌有奏請。多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知敬玄非將帥才。薦之使守

西邊。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玄代仁軌。大發兵吐蕃。上見

綱夏五月。幸九成宮。初更名為萬年宮。今仍舊見上。山中雨寒。從兵有凍死者。

致堂胡氏曰。高宗可謂舒遲解緩之君。在咎徵宜得常與今乃盛夏。解首蟹而寒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惟見徵者知之。而人君不悟也。詳解首蟹亦緩也。

綱秋九月。還京師。綱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綱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吐蕃俗不言姓。其王俗皆稱論官俗皆稱尚欽陵名。

戰於青海。即西海。在陝西行都司之上。副總管劉審禮深入敗沒。敬玄按兵不救。狼狽見三三。還走。收餘眾。還

鄯州。見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於吐蕃。吐蕃

將論贊婆迎之。師德宣導止意。諭以禍福。贊婆喜悅。為去聲之數年不犯邊。上以吐蕃為憂。悉名侍臣謀之。或欲和

親。或欲嚴備。侯公私富貴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唐故曰封事。曰理國之要

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詞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雖亡。無救河

梁之敗。吳陸抗子機。深慨孫皓之亡。著辨亡論二篇。後任於晉。成都王穎以成公十六年。晉楚過於鄆。陵。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鄆陵之師。左

臣如此。何憂於戰。及戰。楚師敗績。註。躡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也。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強

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被皆庸人。豈足當閭

外見十二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

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數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自蘇定方征遼東。龍朔元

相。等征高麗。蘇定方兵破高麗。李勣破平壤。見上。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咸亨元年。薛仁貴郭待封擊吐蕃。七年。薛

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開蓄馬之禁。使百姓皆得

蓄馬。若官軍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矣。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見上內供奉。見上